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4.06.027

## ■ 语言研究

# 《芙蓉镇》中的方言运用及其表现功能<sup>①</sup>

邓红华

(湘南学院 中文系,湖南 郴州 423000)

**摘要:**文学作品中方言运用得当,会为作品增添别样的色彩和魅力。古华在《芙蓉镇》的创作中有意无意地运用了大量富有艺术表现力的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并以其原生态的面貌、灵活性的使用为读者构筑了一个鲜活本真的语言世界,展示了特定历史时期下南国乡村的时代变迁。新时期文学创作应充分挖掘方言中蕴涵的语言学价值和社会学价值,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学。

**关键词:**芙蓉镇;方言运用;表现功能

**中图分类号:**H1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4)06-0151-06

## On Usage and Performance Function of Local Language in *Hibiscus Town*

DENG Hong-hua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ngnan University, Chenzhou 423000, China)

**Abstract:** Literature is an art of language. Works of literature are more charming and colorful if good local languages are used in them. Intentional or unintentionally, Gu Hua greatly used a lot of local phrases and grammar in his work *Hibiscus Town*, and he paraded of a natural and refreshing language world for his readers and presented a change in a southern town in a special historical time. We Chinese should show out our linguistic value and social value in our Chinese works with our own languages and build up our rich and colorful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new age.

**Key words:** *Hibiscus Town*; usage of local language; performance function

古华的《芙蓉镇》作为我国当代“反思文学”的代表作,一面世就好评如潮,并在1981年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这主要得益于两点:“一是它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二是它语言上的地方特色。”<sup>[1]</sup>《芙蓉镇》“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sup>[2]215</sup>,为读者还原了历史长河中的诸多不同寻常的片段。作品中方言土语或本真出现,或灵活变化使用,在给读者展示生动形象的地域风俗民情的同时,也引发了读者对作品主题内涵、历史事实的深思。

古华是湖南郴州嘉禾县人。据《嘉禾县志》记载:嘉禾方言既带有赣语、湘语、吴语、粤语及北方方言的某些痕迹,又保留了一些古语现象,形成了官话和土语并行的特点<sup>[3]551</sup>。在《芙蓉镇》的语言世界里,古华将湘语、赣语、西南官话、湘南土语等多种方言与古语层、普通话交织融合,“对方言进行了选择、加工却又不失原味,收拢了湘南乡土独特的魅力。规范以外的方言以其特有的自由态势对各种逻辑

① 收稿日期:2014-05-24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YBA282)

作者简介:邓红华(1974-),女,湖南郴州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汉语词汇学、修辞学研究。

权势和语言定规以冲击,为我们带来耳目一新的审美感觉。”<sup>[4]</sup>

## 一 方言词汇本真出场,凸显人物与地域的鲜活自然

“古华对语言有很强的感性体悟与传达能力……借助方言的原生态性,古华以方言为血脉的语言复苏了语词的灵活性、人间性及个体性。”<sup>[4]</sup>《芙蓉镇》里,古华巧妙选择了来自民间生活的原汁原味的日常用语,通过方言土语本真出场的方式,“减少语言在由方言向共同语过渡之中所损耗掉的客观生活原生态因子,使语言保持着一种鲜活的状态”<sup>[5]</sup>,从而达到凸显人物真实个性、展示地域别致风情等艺术效果。

《芙蓉镇》中塑造了大量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人物角色:有“长了副凶神相,有一颗菩萨心”、遇事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北方大兵”谷燕山;有“扶不上墙的稀牛屎”、“手指缝缝流金走银”的“二流子”王秋赦;有“天上的事情晓得一半,地上的事情晓得全”的“乐天派”秦书田;有“三锤砸不出一个响屁”的“屠户”黎桂桂等。当然《芙蓉镇》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是女性形象,无论是作为主角的胡玉音还是作为配角的“五爪辣”等都形神兼具、各有特色。

“芙蓉姐子”胡玉音是个貌美心善却又命运悲惨的女性。《芙蓉镇》以她的“悲欢遭际为主线,表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人民生活的升迁沉浮,揭露了‘左’倾思潮的谬误危害”<sup>[6]</sup>。在“左”倾思潮下阶级斗争扩大化之前,芙蓉镇的生活和谐融洽,笑笑微微的胡玉音每圩在米豆腐摊子前与主顾谈笑:“再来一碗?添勺汤打口干?”(第4页)“下锅就熟。长嘴刮舌,你媳妇大约又有两天没有喊你跪床脚、扯你的大耳朵了!”(第5页)。但在“左”倾思潮下阶级斗争扩大化之后,面对政治风云突变,胡玉音自知灾星已来,坐在竹椅子上出神:“唉,要是一家两口子都是虱婆子胆,老鼠见了猫一样,岂不只能各人备下一根索,去寻短路?”(第76页)“打口干”、“长嘴刮舌”、“跪床脚”、“扯耳朵”、“两口子”、“虱婆子胆”、“索”、“寻短路”,字字都是寻常百姓日常口语,句句都是乡里人家真实用语。这些方言土语以其原汁原味的本真面貌从不同侧面刻画了胡玉音柔弱却不懦弱、热情却不滥情、遇事有主见且敢于担当的个性特征。

支书嫂子“五爪辣”五大三粗、吃苦能干但又醋意十足。当胡玉音将积攒多年的一千五百元钱交给“干哥哥”满庚支书保管时,“五爪辣”与丈夫黎满庚之间爆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好哇!这屋里要发灾倒灶啦!白虎星找上门来啦!没心肝的,打炮子的,我这样待你,你的魂还是叫那妖精摄去了哇!啊,啊,啊——”

“五爪辣”竟然嚎啕大哭起来,天晓得为什么一下子中了魔法似的,撒开了泼。

“好好生生的,你嚎什么丧?你有屁放不得,不自重的贱娘们!”

黎满庚也光火了,爬起来大声喝斥。

“好好生生!好好好生生!我都戴了绿帽子、当乌龟婆啦!看我明天不去找着那个骚婊子拼了这条性命!”“五爪辣”披头散发,身上只穿了点筋吊吊的里衣里裤,拍着大腿又哭又骂。

“你到底闭嘴不闭嘴?混账东西!和你打个商量,这天就塌下来啦,死人倒灶啦!”黎满庚鼓眼暴睛,气都出不赢……(第81页)

夫妻之间仅仅两个来回的唇枪舌剑,就让一个“辣”味十足、“辣”得呛人的农村“泼悍妇”活灵活现地站在了读者的面前。“五爪辣”没有文化,但“女人自有女人的聪明处”。凭着女性的直觉,她经常“舌头底下挂马蹄”,旁敲侧击自己的老公:“自己的屋才是生根的屋”。当她意识到在政治局势对丈夫不利,而丈夫帮胡玉音藏钱将对自家利益产生重大威胁时,她的“辣”瞬间爆发:“发灾倒灶”、“白虎星”、“戴绿帽子”、“打炮子”、“乌龟婆”等一连串湘南地区农村妇女撒泼骂架斗狠的常见恶毒之词连珠炮式地脱口而出、接踵而至,让黎满庚气急败坏、无力招架。这些普普通通的方言词汇以一种最自然的方式出场,呼天抢地地咒骂既淋漓尽致地宣泄了一个女子火辣辣的复杂情绪:对胡玉音占据了自己老公心中位置的强烈嫉妒,对黎满庚未与自己交心的极度气愤,以及对自己一心为家却没有得到应有回报的满腹委屈与不满;更形神兼具地体现了“五爪辣”的伶牙俐齿、泼辣厉害、得理不饶人的个性特征;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左”倾思潮下政治运动对人性人情的破坏,间接表现了政治的残酷性。

《芙蓉镇》中的方言土语不仅可以丰满人物形象,还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具有地域特色的风情民俗画。这幅具有地域特色的风情民俗画中既有五岭山区代代相传的俗语谚语,还有取材于地方自然环境或风俗人情的顺口溜、民间歌谣等。而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被艺术界称为民歌“活化石”的伴嫁歌。

民歌历来是民间语言的精英荟萃,其和谐的音韵让人琅琅上口,便于传诵。《芙蓉镇》中贯穿始终的风俗歌舞——“喜歌堂”就是嘉禾著名的婚嫁习俗之一“坐歌堂”。嘉禾历来为汉瑶杂居之地,有“民歌之乡”的美誉。其中“湖南南部嘉禾县的伴嫁哭嫁歌是我国风俗音乐中极具代表性的婚嫁类歌曲,其丰富的唱腔早已闻名于世”<sup>[7]</sup>,目前已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喜歌堂”唱词丰富:既有对女儿生活的依恋,也有对婚姻生活的疑惧,还有对包办婚姻的控诉,蕴涵了湘南边远山区深刻的社会人情风貌。《喜歌堂》曲调迷人,“既有山歌的朴素、风趣,又有瑶歌的清丽、柔婉……洋溢着一种深厚浓郁的泥土气息。”<sup>[4][31]</sup>《喜歌堂》见证着胡玉音与秦书田的相识、相知与相恋,他们爱唱他们的歌。例如:

天下有路一百条哟,能走的有九十九。  
剩下一条绝命路哟,莫要选给我姐走。  
生米煮成熟米饭,杉木板子已成舟!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块木板背起走。  
生成的“八字”铸成的命,清水浊水混着流。

陪姐流干眼窝泪,难解我姐忧和愁……(第157页)

这是一首典型的嘉禾哭嫁歌。歌中的女子在即将出嫁之前边哭边唱,唱中有哭,哭中带唱,哀怨的歌声中满是心酸的泪水。这首哭嫁歌中的唱词以物喻人、喻事,形象生动且通俗易懂。“一条绝命路”既有女子对未来婚姻生活的极度恐惧,又有对父母强行包办婚姻的愤懑与埋怨。“生米煮成熟米饭,杉木板子已成舟”将方言俗语和相应的共同语俗语联合使用,前后出现,强调了女子对婚姻不能自主的无可奈何。“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块木板背起走”也是运用语义复现形式来倾诉女子对未来婚姻生活无尽的悲伤和痛苦。“生成的‘八字’铸成的命”同样运用同义反复的形式来强烈抨击旧时婚姻制度对女性的禁锢。而为什么胡玉音与秦书田在“畅饮着人生最甜蜜的乳汁、最珍贵的琼浆”时会唱起这样一首怨天怨地、怨父母怨命运的哭嫁歌呢?难道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抑或是对自己未来爱情婚姻之路的担忧?个中缘由任凭读者见仁见智。

## 二 方言词汇巧妙选择和使用,增添文学语言画面感和新奇感

成熟的作家都知道“方言”是把“双刃剑”,用得好就能保持生活的原汁原味,凸显文学的鲜活本真;用得不好则会破坏文学的流通性,损害文学的审美普泛性。那么,“在公共交流和文化特异不能两全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做出一些权衡和妥协……我尽量保全方言中比较精华的东西,发掘语言中那些有丰富智慧和奇妙情感的文化遗存,但我不能写得人家看不懂,必须很有分寸地选择和改造,慎之又慎。”<sup>[8][175-176]</sup>古华在创作《芙蓉镇》的过程中同样对选用的大部分方言土语进行了巧妙的选择和使用,让作品中的方言词语既蕴涵地域文化精髓又没有阅读障碍,这些“没有阅读障碍的方言词语和句子的运用,可丰富文学语言的表达手段,可丰富共同语的材料,可弥补共同语在表达具有特定地域性的人、事、物时表现力的不足”<sup>[9]</sup>,使文学语言既具画面感又添新奇感。

例(1)可是栽秧蒔田面朝泥水背朝天,腰骨都勾断,挖土整地红火厉日头晒脱背脊皮……

(第22页)

“蒔田”一词在赣语、客家话和湘南土语中常见。“腰骨”就是普通话里的“腰”,它采用湘南方言中常见的“人体组织+骨”的表达方式,在《芙蓉镇》里相同的说法还有“脖子”说成“颈骨”、“脊梁”说成“背脊骨”、“下巴”说成“牙巴骨”等。“勾断”一词中的“勾”极具形象色彩,一“勾”就已简单明了地反映了人长期弯腰耕作时的劳累辛苦。而“红火厉日头”中“厉”字一出,则让人顿时感受到了夏日骄阳的强大威力,读者的面前满是刺眼而毒辣的阳光。

例(2)天晓得,我们两个都体子巴壮的,又没得病。(第29页)

“晓得”是“知道”之义,“体子”是“身体”之义,“巴壮”是“结实”之义。这三个词都在湘南地区通行,其中“晓得”的通行区域不仅限于湘南地区,而“体子”和“巴壮”分属于“X子”类名词和“XA”类形容词,其构词形式则更具湘语特点。在湖南方言和嘉禾方言里,“体子”这类词属于“X子”类词语,也就是方言中常见的“子”尾词。这类词在《芙蓉镇》中使用频率很高,类似的还有“印子”(痕迹)、“星子”(星星)、“脸子”(脸)等。“从‘子’尾的语源看:名词‘子’尾是由小称的‘子’发展而来的。”<sup>[10]</sup>“巴壮”这类词属于“XA”类形容词,其组合方式为“程度语素+性状语素”,带有夸张的色彩,起到强调语义的效果,类似的还有“(铺子和铺子是那样的)挤密”(兼有数量多与间隔窄双重意义)、“(忘得)精光”(一干二净)、“(脸块吓得)寡白”(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等。其中的“巴”“挤”“精”与“寡”都不表实在意义,只表程度高。这种“XA”类形容词形式简单但语义丰富,用字朴实但效果独特,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普通话中很难找到相对应的词语进行替换。

例(3)(王秋赦)就连衣服、裤子也筋吊吊的,现出土改翻身前的破落相来了。(第23页)

“筋吊吊”是ABB式形容词,其中“筋”给人“纤细条状”的实物感,“吊吊”给人“悬挂空中,晃来晃去”的动态感,两者一结合就极其生动地描绘出王秋赦布条上身、布随人动的那种衣衫破烂不堪的具体形貌,含蓄的语言辛辣地讽刺了王秋赦是个只会“吃活饭”、不会“做死事”、好吃懒做的流氓无产者。文中类似的词语还有:“肥冬冬(的团子肉)”“(胸脯还)肉鼓鼓、高耸耸”“新崭崭(的衣服)”等等,这类词语都极具语言表现力和视觉冲击力。

例(4)(胡玉音)父亲入过青红帮,母亲当过妓女,本人妖妖调调,拉拢腐蚀干部,行踪可疑。(第39页)

“妖妖调调”是AABB重叠式形容词,是一个用来形容不正经女性的贬义词。当读者看到这个词时,眼前便会浮现出一个妖里妖气、举止轻浮、不守妇道的“狐狸精”似的女子。用“妖妖调调”形容胡玉音显然是不合实际、颠倒黑白,却正是说话人李国香和王秋赦心理极其阴暗的一个表现。文中类似的AABB重叠式形容词还有:“好好生生”(好好的)、“(住得)满满登登”(十分得满)、“(坐得)规规矩矩”(十分规矩、端正)、“(她也是)昏昏糊糊(的)”(昏头昏脑、神智不清)等等。“AABB重叠格式也是普通话形容词的常见格式,但上述重叠式形容词却为方言所特有,其表现功能也为方言词所独具。”<sup>[11]</sup>

例(5)那崽娃好胖哟,红头花色,手脚巴子和莲藕一样,巴壮巴紧的。(第196页)

“红头花色”在湘南地区常用来形容一个人长得好看,而且这种“好看”着重是指这个人肤色的红润健康。“手脚巴子”也是“子”尾词,是指“胳膊”和“腿”。“巴壮巴紧”表示肉多且结实紧致,它是根据方言中常见的“XAXB”式形容词构词方式而成。文中类似的还有“武高武大”(高大粗壮)、“(脸块)火烧火辣”(又红又烫)、“(冬笋)格崩格脆”(十分脆且很爽口)等。这类“XAXB”式形容词组生动别致、表意丰富兼具夸张手法,确实很难在普通话中找到相对应的词语进行替换。《芙蓉镇》中还有“XAXB”式的动词词组:“摆明摆白”(公开的进行)、“厮亲厮敬”(相亲相爱且相敬如宾)、“不声不气”(做事十分低调、不声张),以及“XAXB”式的名词词组:“弱门弱户”(势力单薄的家庭)、“冷面冷心”(十分冷淡的表情)等,表意准确之余给读者带来新奇之感。

例(6)那年月五岭山区的社员们几个月不见油腥,一年难打一次牙祭,食物中植物纤维过剩,脂肪蛋白奇缺,瓜菜叶子越吃心里越慌。肚子瘪得贴到了背脊骨,喉咙都要伸出手。(第26页)

“肚子瘪得贴到了背脊骨”是一则极尽夸张手法的惯用语。《中国俗语大辞典》中收录的常见说法是:“肚皮饿得贴脊梁”、“前肚皮贴后肚皮”、“前心(胸)贴后心(背)”等<sup>[12]240</sup>。就表义而言,这则惯用语的语义与《中国俗语大辞典》收录的惯用语的语义一样,都是指一个人饿到了极限的夸张说法。但方言俗语中将普通话里的“脊梁”颠倒语序说成“背脊”,并在后面加上“骨”字来表示,就具有明显的湖南方言色彩。另外方言俗语中多用的一个“瘪”字,则更具形象感,瞬间就将“饿”的形态由模糊变成了具体,让读者产生了真实的画面感。

《芙蓉镇》中选用了大量与普通话不同的方言词汇(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惯用语等)传情达意、

描绘风情。这些方言词汇具有“地方色彩,也能增画的美和力,自己生长其地,看惯了,或者不觉得什么,但在别地方人,看起来是觉得非常开拓眼界,增加知识的。”<sup>[13]308</sup>《芙蓉镇》中方言词汇与共同语词语的“无缝对接”,有效增添了文学语言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给读者带去了别具一格的新鲜感。

### 三 方言语法潜意识流露,产生打破常规思维的新鲜感

作家在进行方言写作时,为了顾及文学作品审美的普及性,会精选表意准确、蕴涵丰富的方言词汇来传情达意,但一般不会刻意选择方言语法进行创作,而是沿用普通话语法体系。可“方言语法则最为深层次地体现地域人群的思维特征;而这种不同地域人群的思维差别是十分细微的,以致那些以语言为职业的作家们也难以洞察,从而导致在具体的文学写作中,方言句式语法的使用最为自然而本真,最为接近‘原生态’,因为作家们几乎都是在一种无意识的情境下采用了方言语法的表达形式。”<sup>[14]</sup>古华也不例外,因为他熟悉的母语“嘉禾方言既带有赣语、湘语、吴语、粤语及北方方言的某些痕迹,又保留了一些古语现象”,因此有一些方言和古语中的语法痕迹就在他的不自觉中悄无声息地进入了《芙蓉镇》,这些方言语法的潜意识流露,不但没有影响到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反倒给文学语言带来了打破常规思维的新鲜感。

例(7)但他强压下心头的怒火,怕吵闹开去,叫隔壁邻居听了去,不好收场。(第81页)

例(8)好!不能让坏人夺了去。今后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动。(第138页)

例句中的“去”是趋向动词,本应紧接在动词“听”和“夺”后作补语,“听去了”“夺去了”才是符合现代汉语语法规范的。这两例不合语法规范,是因为受到了湘方言的影响,“湘方言则往往于动补之间插入助词了(哒)或‘起’,表达成‘听了去’、‘提了来’、‘送起去’、‘带起来’”<sup>[15]</sup>。

例(9)就是一班年轻媳妇、妹子也不怕他,还敢使唤他(秦书田):“疯子!把那把长梯子背过来,给我爬到瓦背去,晒起这点红薯皮!”(第37页)

例句中的“晒起”为“动词+起”的语法格式,这种“动词+起”的语法格式是赣方言、湘方言中的一种语法格式。这里的“起”作动词“晒”的结果补语,意思是“晒好这点红薯皮”。非湘方言和赣方言区的读者在读到这样的语法格式时,即使不是很了解“起”的意义和用法,也不会觉得晦涩难懂;而自己母语中存在这种语法格式的读者见到后会心一笑。

例(10)妖妖调调的,穿着短裙子上班,要现出你的腿巴子白白嫩嫩?(第11页)

“白白嫩嫩”作为修饰定语在规范语法中本应放在中心语“腿巴子”之前,其正常语序为“白白嫩嫩的腿巴子”。但在方言语序中,却产生了定语后置现象,变成了“中心语+定语”的形式。不合常规的语法结构改变了句子的正常语序,反倒起到了改变句子语意焦点、凸显了“白白嫩嫩”的语用效果,反映了李国香因“求爱”碰了谷燕山一鼻子灰后的满腹羞恼。这种语法现象可能是古代汉语特殊语序现象在方言中的遗留。

例(11)有的说是因它的木质差,烧成木炭不厉火。(第13页)

“不厉火”中的“厉”,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给出的释义是“严格”“严肃、猛烈”和“姓”。可知“厉”在普通话中除作“姓”外,一般作形容词,后面不带宾语。但作品中,“厉”却与“火”组成了动宾词组,由形容词活用为了动词,意思是“使火厉害(大、旺)”。这种语法现象可能也是古代汉语中词类活用现象在方言中的遗留。这种现象虽不合现代汉语语法规范,倒也产生了表义简洁之功效,体现了语言的经济原则。

例(12)你回来也不把个信!我早也等,晚也等……(第207页)

例(13)你他妈的酒坛子我留把明天再来打!(第129页)

例(14)玉音,玉音,我是讲把你听的,讲把你听的……(第64页)

“把个信”就是“给个消息”,“留把明天”就是“留给明天”,“讲把你听”就是“说给你听”。上述例中的三个“把”都可对译成普通话里的“给”,例(10)中的“把”相当于动词的“给”,例(11)、例(12)中的“把”相当于介词的“给”。方言中之所以用“把”而不用“给”,是“由于‘给’的出现是元代时期的事实,

而且‘给’也主要在北方方言及书面规范语中出现,故在汉语方言中‘给’在许多地区就普遍缺失……而这一点在湘南土话中表现得更为突出”<sup>[16]</sup><sup>316</sup>。这些未遵循共同语语法结构规定进行的语言表达,从更深的层次体现出不同地域人群之间因各自方言的不同,因而存在着细微且不易察觉的思维差别。

综上所述,古华在《芙蓉镇》的创作过程中,面对大量来源不同、形式多样、语义多彩的方言土语,没有采取“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拿来主义”,而是根据主题思想、人物个性以及地方风情的需要,尽量秉承“精准、明确、形象、真实”的选词原则,将普通话和方言巧妙结合,使其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相互撞击,最后达到了语言生态的和谐局面,为读者构筑了一个鲜活本真的语言世界,充分展示出南国乡村浓郁的地域色彩和生活情调,从而完美地诠释了“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的内涵。

众所周知,“语言是一个民族最具‘民族性’的文化符号”<sup>[17]</sup>,“方言还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样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里的珍贵财富。”<sup>[18]</sup>面对文化全球化的剧烈冲击,对方言文学的创作困境,《芙蓉镇》仍能被评选为“《亚洲周刊》本世纪100部中文小说”之一,就足以证明方言只要运用合理得当,就能积极推动作品主题深化,让人物形象丰满,地域色彩明显;就能使文学语言产生鲜活本真、精妙灵活、形象生动等艺术魅力,给读者带来别样而奇特的审美感受。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方言的文学是属于全中国的,中国文学中的方言也是我们的民族语!正是由于适当、巧妙地运用了方言,才出现了缤纷多彩的中国文学。”<sup>[19]</sup>

#### 参考文献:

- [1] 刘海波.《芙蓉镇》:当“现代性”遭遇“民间”[J].理论与创作,2004(1):68-72.
- [2] 古华.芙蓉镇[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3] 嘉禾县志编纂委员会.嘉禾县志[M].合肥:黄山书社,1994.
- [4] 杨晶.古华和他的语言世界——长篇小说《芙蓉镇》新解[J].名作欣赏,2011(7):14-15.
- [5] 田中阳.论方言在当代小说中的修辞功能[J].中国文学研究,1995(3):86-92.
- [6] 张启才.从人物看古华《芙蓉镇》的反思意识[J].安徽文学,2009(8):207-209.
- [7] 李迪.湖南嘉禾伴嫁歌初探[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5(3):71-81.
- [8] 韩少功,王尧.王尧、韩少功对话录[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 [9] 李胜梅.方言成分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方式及相关问题——以当代江西作家作品为考察对象[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133-138.
- [10] 卢小群.嘉禾土话的语缀“子”和“崽”[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2):4-7.
- [11] 罗昕如.从方言透视古华小说的地域文化特色[J].中国文学研究,2001(3):76-82.
- [12] 温端政.中国俗语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 [13] 鲁迅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14] 董正宇.话语改造与方言出场——现代湘籍作家方言写作形式论[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331-338.
- [15] 罗昕如.湖南文学作品中的方言现象[J].中国文学研究,2004(1):44-48.
- [16] 卢小群.湘南土话中表示“给”的字[C]//鲍厚星.湘南土语论丛.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
- [17] 黄永林.20世纪中国文学对民间语言价值的发现和运用[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61-67.
- [18] 郭龙生.当代中国普通话推广政策的价值取向研究[J].修辞学习,2004(3):1-7.
- [19] 柯玲.论方言的文学功能[J].修辞学习,2005(3):43-45.

(责任校对 晏小敏)